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9卷第1期 □2007年1月
VOL. 29 NO. 1 □ JAN. 2007

周作人散文文体特色研究

□魏继洲

[摘 要] 周作人的散文体式具有变中求胜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全无描述它的可能。周作人散文从外在形式上看是散漫随意的,随意中却遵循着某种共同的生成规律;从抒情形态上看是沉郁内敛的,内敛中也有个人感情的明确传达。究其原因,周作人的散文理念是相当博杂多源的,而博杂中却又贯穿着统一的指向,概而言之这一指向即散文抒写的真实简明。

[关键词] 周作人散文;整饬的散漫;张扬的内敛;统一的博杂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7)01-0181-05

On the Style of Zhou Zuoren's Prose

WEI Ji-zhou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Zhou Zuoren's prose is featured by instability in style,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uch instability is above description. In terms of external form, Zhou's prose is seemingly random yet follows a certain generative law; in terms of lyric fashion, Zhou's prose seems to be introverted, but actually it explicitly expresses his own feelings. The reason is that Zhou's ideas are complicated, but are permeated by unified direction, which, in a word, is honesty and compactness in style.

Key Words: Zhou Zuoren's prose; random regularity; introverted extroversion; unified complexity

上海良友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年),周作人与郁达夫合作编辑散文卷,周作人"议论文照例不选",[1](P13)而郁达夫则"打算先避掉这分类细叙的办法",[2](P4)跳过叙事、抒情与说理的文类差异,现代散文初创时期对散文体式认识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我想知道周作人遵照的"例"是什么,是他的散文理论,还是创作实践?周作人一方面致力于"美文"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在创作中则叙事、抒情与说理兼具,并且思想立场鲜明的议论文还占了相当的比重。周作人倡导美文理论是一回事,具体的散文创作又是一回事,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为后人研究周作人散文在对象范围的确定上带来了难题。笔者认为研究周作人散文应该摆脱"美文"理论的束缚,这样既有助于对周作人散文——而非仅仅"美文"的把握,也有助于对现代散文体式流变的认知。

散文"很像一条河流,它顺了壑谷,避了丘陵,凡可以流处它都流到,而流来流去却还是归入大海,就像一个人随意散步,散步完了,于是回到家里去。"(李广田)[3](P148)像河流一样的流转如意,像散步一样随心所欲,散文的文体特征与其说是"散",倒不如说是动态的——常动不居,了无拘束——更为合适。周作人"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4](P33)其散文写作时间跨度之大,题材范围之广,作品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同时他在散文体制的开拓上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散文的文体特色在于变中求胜,周作人的散文尤其如此。这要求我们研究周作人散文的文体特征,最好是用动态的方式去把握其变化中的动态,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尽可能尊重其变化的丰富性。

一、整饬的散漫

周作人的散文挥洒自如,其散漫随意从外在形式上最容易看得出来。他的散文中有一百多字的短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章，也有数千字的巨制；有中规中矩的“美文”，也有尺牍、序跋、笔记；有叙事、抒情与议论兼胜，起承转合，游刃有余，也有不分段落，迤逦写来，意尽即止。总之，有刻意经营的，也有刻意不经营的，而无论采用哪种结构形式似乎全凭一时兴之所至。长篇议论如《人的文学》洋洋洒洒数千言，广泛征引中国古代典籍与西方著述，驾驭了纷繁的材料，而20世纪30年代的《知堂说》只有寥寥六句话，从古圣先贤说起，步步为营，说明知堂的来历，六句话却涉及到了三位古人。文章的长短有别，而作者在文中要表达的思想则一样的充沛，一样地出经入史，贯通各家。长则长矣，短则短矣，说周作人的散文放任思绪在知识的原野上信马由缰当不为过。这提醒我们解读周作人的散文不能固守某种单一的角度，更不能囿于某种单一的模式。周作人散文结构上的随意并不意味着无结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周作人散文的结构形式。周作人博览群书，思想庞杂，其文章不但意蕴深厚，并且遍引古今中外书，材料丰富，而文章的结构形式其实也就是一个对材料取舍剪裁，驱遣调度的问题。

周作人散文的散漫随意还表现在语言表述上，周作人的散文语言源于口语、欧化语与古文，主要还是口语与古文。他在写作中一般不用长句，而对简短的句式情有独钟。《麻醉礼赞》中叙述兄弟醉酒夜归：“有一回冬夜，他们沉醉归来，走过一乘吾乡所很多的石桥，哥哥刚一抬脚，棉鞋掉了，兄弟给他在地上乱摸，说道，‘哥哥棉鞋有了。’用脚一踹，却又没有，哥哥道，‘兄弟，棉鞋汪的一声又不见了！’原来这乃是一只黑小狗，被兄弟当做棉鞋捧了来了”。[5](P11) 文言对周作人散文语言的影响还表现在一些文言词语被直接移用，在口语化的叙述中不时嵌入文言：“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6](P54) 而《哑巴礼赞》中：“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现今哑巴也居然装手势说起话来了。不过这在黑暗中还是不能用，不能说话。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逊。’哑巴其犹行古之道也欤”。[5](P9~10) 则在口语体中直接插入了文言成句。

那么，周作人是如何剪辑材料，驾驭语言的呢？周作人注重的是把自己的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他的散文往往根据要表达的意思确定文章形式，至于具体采用哪种形式他似乎并不看重。“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1](P1) 从外在形式上看他的文章往往随物赋形，涉笔成章，但是笔者个人认为周作人散文的形式特征并不是全无描述的可能，周作人的散文从文章形式上看有一个类似于分形数学理论的生成元。看起来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周作人散文的生成元就是个人情绪的自然消长。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因此也规定了周作人散文的基本形式。周作人性格温雯有加，不管内心是否波翻浪涌，在外表上是颇有一些不温不火的绅士风度的。这一气质类型直接影响了周作人散文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是形成周作人散文独特形式之美的主要根源。所谓思维方式不外演绎与归纳，这两类思维方式在周作人性格的影响下表现出了一些周作人式的特征，它们在周作人笔下变得更为不忙不迫，了无拘束。他演绎个人观点的文章如《思想革命》，按照白话文势力日渐壮大，然后文学改革不能止于文字，最后思想革命最重要这样的逻辑思路，步步推演，水到渠成。而随物感兴的归纳，如《故乡的野菜》由对“故乡”的辩证起笔，然后从西单市场的荠菜、浙东的野菜，到有关荠菜、黄花麦果与紫云英的风俗，步步勾连，迤逦而下。周作人散文依托于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或者简明扼要，或者旁征博引，这样结构文章的优势在于文章的结构方式富于变化，层出不穷，劣势在于文章的结构形式缺少独立的意义，不过在新文学初创时期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这一气质类型也影响了周作人散文的语言表述。“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周作人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并不认为白话与文言不可调和。周作人散文的语言以白话为根柢，在白话达意没有障碍的基础上发展了通俗明了的风格，同时也从文言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文言写作句子不长，用词节俭，周作人剔除了文言中难以理解的字词、句式，把文言言简意赅的优长引入了他的散文写作之中。从整体风格上看，他的散文语言是俗白单纯的，是涩的因而也是雅致的，他成功地实现了俗白与雅致的互通。他一面追求散文语言的俗白，一面也从来都没有放弃俗白中的腴润，俗白的雅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士大夫式的雅，而是化俗为雅，其思想体系是属于现代民主主义范畴”。[7](P36) 周作人自由地游移于白话与文言之间，白话与文言在他的散文中是统一的，而统一的基础是关于感情的真实简明的传达。

周作人的创作实践表明散文外在形式的工与拙是相对的，华美的修饰固然能使文章变得富丽优雅，而弃绝修饰却能达成一种透明的效果，穷而后工，周作人就是这样由拙入工，形成了寓典雅于通俗之中的独特表达。正所谓“措辞质朴，善能达意，随便说来仿佛满不在乎，却很深切地显出爱惜惆怅之情”。[8](P133) 周作人在举手投足之间创造了一种文章形式之美，一种自然而然的随意之美。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张扬的内敛

周作人生前已经有人用平和冲淡来归纳他的散文的抒情特色，但他却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做到一分毫。""我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的"。接着重复《雨天的书·序二》中的话："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9](P170~171) 在《药味集自序》中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10](P2) 从他反反复复地表达类似的想法看来，他对研究者的隔靴搔痒实在不以为然，"诸公殆矣难免有失眼之讥矣"，[9](P172) 他认为。

周作人对那些缺少情感张力的议论文的确有所排斥，他认为，《祖先崇拜》之类的议论文"只是顽强的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的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1](P5) 但是只强调平淡自然的一面，也的确忽略掉了周作人散文中的某些重要的东西。周作人的散文是有为的，而不是无为的。废名也说过陶诗是不隔的，而知堂先生的散文是隔的。[11](P44)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不同时期心境不同，思想追求不同，对抒写方式的选择也就不太一样。从总体上看，他的个人思想的传达大致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线索，"五四"时期致力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其文章多有畅所欲言的表达。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远离思想革命的前沿，虽然也不乏一些社会批评之作，其文章在表达上的锋芒开始有所减弱，犀利的社会批评已为对趣味与闲适的追求所代替。1939年落水以后，转而致力于古代儒家思想的现代整合，道德家的姿态无法真正"缓解'落水'之后的内心焦虑(道德焦虑)"，[12] 曲为辩解似乎更属于当务之急。对周作人来说情是文章的根本："天下事物总不外一情字。作文亦然，不情之创论虽有理可据终觉杀风景"。[13](P160) 不过纵观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除了"五四"时期极短时间内，他的散文采用一种毫无顾忌的张扬的抒情方式之外，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比较收敛的，无论是阐释思想还是抒发情怀，基本不是酣畅淋漓，一无遮拦，而是犹豫徘徊，欲言又止。

周作人散文的抒情往往与叙述、议论融为一体。他在散文写作中大量运用了不动声色的叙述，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平铺直叙出来，在叙说事实的过程中不注重事件的细节展示，对于如民俗、风物等方面的常识，多数情况下倒是比较看重，往往不厌其烦地加以说明。除了早期的议论文写作，他的散文从来不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的评价与态度。抒情一般不独立出现，而是附着于叙述，或者淹没在叙述之中，只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或者结束时，略微表示一下自己对所述事件的看法。即使对于一些突发的重要公共事件，个人的价值判断也常常被遮掩起来。《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是关于"三·一八"惨案的悼念文章，全文以悼念与惋惜为基调，表达了对死难女子的痛悼之情，但是遍观全文，几乎没有直抒胸臆，没有悲伤的直接宣泄，也没有对段祺瑞执政府的直面抨击，与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抒情方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严格地说文中也不是没有情感的流露，当封棺的时候，听到周围女同学的哭声，"我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我见职教员中有须发斑白的人此时也有老泪要流下来，虽然他的下颔骨乱动地想忍住也不可能了。"[14](P61) 但是这种强烈的伤痛很快就被抑制住了，悲愤也由两幅挽联的引用转换成了惭愧。《新中国的女子》与《闲话四则》也是关于"三·一八"惨案的，而个人的价值立场则表达得更为隐晦。

20年代中期以后，周作人开始在散文写作中大量引用古代典籍与国外论著，大量地征引有力地改变了叙述与抒情的存在方式。直接引用古代典籍与国外论著以代替个人的陈述，个人的价值立场被更严密地遮蔽起来，只留下丝丝缕缕的微光让人去捕捉。不过大量征引对周作人的散文也不是全无好处，抒情与引用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实现了结合，引用本身以及引用之后的简要评点曲折地传达着作者的态度。这一时期的散文直接抒情的成分虽然少了，文章所容纳的感情却并不逊于以往丰满的程度。引用一方面取代了直接陈述，另一方面也使陈述更丰富了。在开阔的阅读视野下，古今中外的图书典籍信手拈来，看似不经意的引用，实则是颇具匠心地阻隔了陈述一泻无余的进度，陈述本身被突出、彰显，较好地实现了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目的。1930年周作人有《虱子》一文，文章由罗素《结婚与道德》起笔引中外掌故讲虱子与名人的亲密关系，引洛威《我们是文明么》讲漂亮女人身上的虱子，引褚人获编《坚瓠集》中有《须虱颂》及《恒言》中有关虱子的文献，讲贵人清客妓女扪虱的韵致，再引洛威《我们是文明么》讲爱斯基摩人与突厥人的以毙虱为消遣，引佛经《四分律》中《房舍犍度法》讲佛教反对杀生而惠及虱子，引小林一茶的俳句讲其与虱子的兄弟之爱。文章至此结束，但是作者尚且意犹未尽，文末又补以附记，进行简要评点。整篇文章并没有作者个人价值判断的直接表露，但是作者于生活趣味之沉醉却清晰可辨。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周作人的散文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有话要说，他希望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但他选择的说话方式却介乎言与不言之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15](P41)因而他经常压抑与冷却自己的感情。这是一种独特的抒情方式，我更愿意称之为“犹豫的表达”。他的感情本身是强烈的，但是这种强烈不像江河奔腾，一泻千里，更像涓涓细流，曲折低回，甚至出之以空白的形式，千言万语化为一腔无言的沉默，在沉默中细细地品味自己的内心，无声地等待遥远的回应。

周作人中和了古典情怀与现代意识，在散文写作中营造意境，提炼本色。本色何谓？他说：“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此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此所以为难也”。[13](P29)本色恰如白粥微盐，既是一种文章的境界，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6](P52)一种单纯而又温润的情绪充盈在文章所营造的氛围中，以至于无法分清是艺术，还是现实。周作人散文用现代意识整合古典情怀，应该说也算达到极致了。

三、统一的驳杂

周作人散文的体式特征是比较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与他散文理念构成的多源性有关，他在五十自寿诗中自述说“半是儒家半释家”，实际上情况要更为复杂，从形成源流上看儒家思想，释家观念，个性主义，希腊文化，霭理斯的理论，以及日本的生活艺术都对他的散文写作产生过影响。这种复杂性也与他思想观念形成的独特方式有关，正如当年在相同的日本文化环境中，鲁迅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民族压迫，而他却为日本的生活艺术深深陶醉一样，个人性格的差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复杂性还与他在实际创作中并不固守理论上的束缚有关。

周作人散文中欲言又止的抒情方式并不难理解，在言与不言之间我们可以很清晰地从中找出中国诗教传统的影子，“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不正是这样的吗？既有表达，又不过分，所谓过犹不及也不过如此。但是周作人又是一个深受个性主义思潮影响的一个人，所以诗教传统在他的散文中常常被突破。他说：“‘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16](P6~7)他又说：“所谓普遍的感情，乃是质的而非数的问题”。“个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分子，个人的生活即是人生的河流的一滴，个人的感情当然没有与人类不共同的地方。在现今以多数决为神圣的时代，习惯上以为个人的意见以至其苦乐是无足轻重的，必须是合唱的呼噪始有意义，这种思想现在虽然仍有势力，却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的苦乐与千人的苦乐，其差别只是数的问题，不是质的问题；文学上写千人的苦乐固可，写一人的苦乐亦无不可，这都是著者的自由”。[16](P26)

周作人吸纳异域的个性自由思想，但他对个性自由并不是照单全收，“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16](P13)他对个性自由是有疑惧的，在吸收上也是有选择的，这可能与他中庸的性格有关。对西方思想的择取引导他钟情于蔼理斯的理论，“蔼理斯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之一分子；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向，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6](P89)周作人对希腊文化十分倾慕，他爱好希腊文化中的和谐、均衡、宁静之美，而“日本有小希腊之称，他的特色确有些与希腊相似”，[8](P217)尤其是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17](P207)“他在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里，发现了‘爱好天然’、‘有礼、洒脱’与‘人情美’，他从日本的民间艺术与文人创作中，强烈地感受到‘闲适’、‘诙谐’中深藏着的‘东洋人的悲哀’”。[18](P86)

周作人并不相信内在的情可以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他说：“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来，更不相信随随便便地就表得出来。什么嗟叹啦，咏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戏，多少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可以发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为艺术再给人家去看的时候，恐怕就要发生了好些的变动与间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在我是这样感想”。[19](P63~64)于是他向“禅”求助：“文章的理想境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5](P67)所谓文章之事，恰似结缘，“我现在去念佛拈豆，这自然是可以不必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我写文章，平常自己怀疑，这是为什么的：为公乎，为私乎？一时也有点说不上来”。[9](P176)

周作人的散文理论是博杂而多源的，但他能够做到把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熔于一炉，统一于一种素朴的散文风格之中。“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20](P113)事实上做文章而能不作态又谈何容易？周作人把不作态建构在情感的真实与表达的简明两个维度上，效果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他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13](P29)“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21](P79)我想这应该是周作人最为向往的散文创作的境界。■

[参 考 文 献]

[1] 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81.

[2] 郁达夫.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81.

[3] 俞元桂.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C].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4] 周作人. 止庵校订，老虎桥杂诗[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周作人. 止庵校订，看云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 周作人. 止庵校订，雨天的书[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 舒芜. 周作人概论[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周作人. 止庵校订，苦竹杂记[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 周作人. 止庵校订，瓜豆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 周作人. 止庵校订，药味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 孙郁，黄乔生. 回望周作人之研究述评[C].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12] 汪晖. 历史的循环：读钱理群著《周作人传》[J]. 读书，1991，(5).

[13] 周作人. 止庵校订，风雨谈[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4] 周作人. 止庵校订，泽泻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5] 周作人. 止庵校订，谈龙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6] 周作人. 止庵校订，自己的园地[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7] 周作人. 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8] 钱理群. 周作人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9] 周作人. 止庵校订，苦雨斋序跋文[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0] 周作人. 止庵校订，知堂乙酉文编[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1] 周作人. 止庵校订，永日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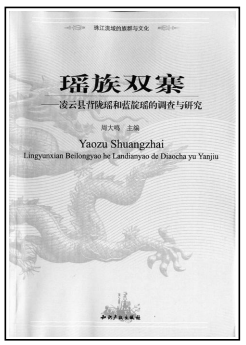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　2006－08－31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刘连芳]

[作者简介]　魏继洲（1968～），河南禹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电子邮箱：gxweijizhou@163.com。

周大鸣主编的《瑶族双寨－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究》出版



《瑶族双寨－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究》采取了背陇瑶和蓝靛瑶两个重要的瑶族的支系进行比较研究，全书把调查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分调查现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分展开论述。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乡村教育、扶贫等。调查以现状为主，希望为读者展现瑶寨生活的全景，综合研究部分结合前人的文献探讨了80年来变迁的过程，并对山地瑶的扶贫与发展进行了反思。该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资助课题“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中的一部分。该书共计36万字，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

（郭　岚）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